



# 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

□秦宗财

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,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,重视教育(有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之说,一派书香社会的景象),徽州人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。徽商家庭更为突出,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。而且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。经商之余,徽商有的借书抒怀,有的吟诗作文,有的浸淫音律,有的以画绘意,雅然情趣,乐不可言。在徽商大贾中具有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。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,清朝文人陈去病说:“因此扬州的繁华昌盛,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,因为扬州是徽商经济活动的殖民地吧。……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,也因此得以兴盛。”这段文字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:徽商在促进商业发达的同时,他们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。从而取得物质、精神文明双丰收。不仅扬州如此,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。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。

程氏是徽州大族,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,世代子孙繁衍,散居在歙县、黟县、休宁等地,其家族深谙于经营之道,盐业、竹木、珠玑、犀

象、玳瑁、果浆、棉布以至于挑担贩卖浆脂,总之根据市场需求无所不经营;天下都市繁华所在,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。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以程白庵为代表。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,因而他深通为儒之道。后来他随着乡族人来到苏州经商。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,他日益成熟,言谈之处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。然而,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,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。在苏州经商,他下自工商百姓,上同官僚士大夫,无所不交。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,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。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,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“白庵”,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“白庵翁”。

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?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?当时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,与程白庵的交情非同一般。在程白庵八十大寿之时,程白庵请归有光为之作寿序。归有光欣然为序,说:“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、黟县、歙县之间,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。在这个大家族之间,他们喜好读书,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。如此来看,出身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,程白庵不就是‘士而

商’吗?然而先生虽然经商,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,为人处事好义乐善,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,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‘商而士’吗?”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,着实不简单。由此可见,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,他在文化艺术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。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,他们聚会交游,一般有诗酒唱和、论书议画的时尚。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,不要说赢得他们的青睐,就是立足他们之间,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。

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,类似程白庵这样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商不胜枚举。徽商“儒术”与“贾事”的会通,充分显示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。也正是徽商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,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、艺术、地理、舆图、交通、气象、物产、会计、民俗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,推动了他们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投入。同时,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,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而流播四方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,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。另外,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,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,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

## 徽商精神的时代意义

□吴忱

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,走出一条长长的岁月,也走出了一片傲然的天空。祖辈的时光从这里出发,走出了禁锢,走出了贫瘠,终于走向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。从此,徽商,成为了这片土地被铭记的烙印,徽商精神,成为了古老文明薪火相传的又一真理。

徽商精神的第一内涵便是“诚信”。《论语·为政》有云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輹,小车无轸,其何以行之哉!”意思是说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,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。(就像)大车没有车轭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,小车没有车轭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,它靠什么行走呢?

自古以来,商人常常给人以重利轻义的形象感受。但徽商则注重以“诚信”伦理准则。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,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下令停止制售,并将卖出的墨锭高价收回、销毁。徽商讲究以诚信树立品牌价值,胡开文墨业、张小泉剪刀、谢裕大茶行……都是徽商传承百年的老字号,因为诚信,赢得百年口碑,传承百年家业。时至今日,“诚信”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之一,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,是每个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,也帮助我们调节着人与人、人与事之间的关系,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。

徽商精神的第二个内涵可以认为是“吃苦”。勤劳的徽商四海为家,足迹遍布神州。他们大多数以小本生意起家,逐渐把产业做大做强,其中的辛劳不言而喻。胡适先生在给同乡会的题词中多次用“努力做徽骆驼”来激励绩溪同乡。意为不畏艰难、不怕牺牲、任劳任怨、跋涉不止的精神。骆驼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徽商相类似,后便成了徽商的著名代名词。绩溪徽商亦有“绩溪牛”的美称,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,面对着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,逐渐闯出一片世界,靠的就是吃苦耐劳。《孟子》曾述: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。”所有成大事者,都会有一段很长的辛苦的路要走。要能“吃得苦中苦”,才能为“人上人”。于所有人而言,所有的收货,都需要耕耘来成就。人人、事事,莫不如此。

徽商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“重教”。儒家思想是徽商的文化基因。身为徽商,莫不崇文,重视教育。在商业浪潮的一次次决策中,商人们往往都以商业经验和智慧作为判断依据。而徽商凭借着爱读书的传统,增强了理性认知,所以运筹帷幄,把握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商机。在外经商的徽州商人返乡后,致力于修建私塾、学堂,让他们的后代得以接受教育。“富而教不可缓也,徒积资财何益乎”是他们所秉承的人生态度,因此,徽商与其他商人相比,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烙印。教育,时至今日也是个人、家庭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。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依靠教育的发展。现如今,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,我们也期待着国家的教育机制越来越完善,国民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,而依靠着教育,国家有着更加矫健的前进步伐,从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## “徽商精神”之“徽”的四维透视

□叶明友

“徽商精神”,徽帜独特、徽标鲜明、徽显天下,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品格、文化底蕴、价值取向和道德风范等诸多因素,既客观存在、又博大精深。因此,必须以立体的、开放的视野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透视“徽商精神”之“徽”。

俯瞰其“深”,“崇文”是“徽商精神”中蕴涵的好学重教、尚智明理之“徽”。“贾而好儒”便是徽商“崇文”的真实写照。贾而好儒,培育了徽商的人文精神,铸就了徽商的人文情怀。经过几百年的锤炼,徽商早已深深地烙上“崇文”的印记。徽商也以其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,被世人被誉为“儒商”。徽州有楹联佐证: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,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。读书,历来被徽商视为获取商业经验和经商智慧的捷径。知识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,使徽商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时,能够用理性、儒雅的方式加以应对和处置。好学重教、尚智明理不仅是徽商代代相传的宝典,更是安徽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“三个强省”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。

放眼其“广”,“融和”是“徽商精神”中蕴涵的开放通达、开明包容之“徽”。“无徽不成镇、无徽不成商”奇迹的发生,正是徽商“融和”的生动观照。徽商“融和”精神的形成,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。徽州多山难行,但数百年来,崎岖不平且充满艰辛的山路从未阻挡过徽商走出山门、向外发展的脚步。徽商以开放通达的胸怀、开明包容的气度,闯荡九州,四海为家。曾几何时,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运河两岸、京城省会、大城小镇,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。其活动区域之广、涉足地区之多,已经达到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的境界。一代又一代徽商走南闯北的历练,加之徽

商集“商”、“儒”、“仕”于一身的经历,锻造了徽商“融和”的特质。“融和”不仅是“徽商精神”的重要特征,更是我省在“融”通南北、“和”贯东西中实现中部崛起、建设美好安徽的重要途径。

仰观其“高”,“坚韧”是“徽商精神”中蕴涵的吃苦耐劳、百折不挠之“徽”。“徽骆驼”、“绩溪牛”是徽商“坚韧”形象惟妙惟肖、淋漓尽致的展现。面对徽州山区生存资源匮乏、温饱问题难解的困境,古徽州人困中逆起,投身商海。每每在变幻莫测的商海中遭遇挫折,总能“一贾不利再贾,再贾不利三贾,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”,以徽商特别能吃苦耐劳、特别能抗压的坚毅和韧劲,屡败屡战,愈挫愈勇,直至成功,最终书写出数百年不衰的徽商历史。徽商所展现的吃苦耐劳、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,正是皖人所具备的优秀基因。有了这样的基因,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负重爬坡困难不减的严峻形势,将会更加激发全省人民励精图治的勇气、开拓创新的锐气、赶超一流的志气。

洞察其“厚”,“诚信”是“徽商精神”中蕴涵的重义轻利、诚实守信之“徽”。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”无疑是徽商“诚信”操守的彰显。徽商十分推崇与讲究诚信,将“货真、价实、量足、守信”八个字作为经商原则,本着先义后利、义中取利的初心,恪守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的商德,博得海内外生产者 and 消费者的欢迎和称颂。“以诚待人”、“以信接物”由此成为徽商的重要标识。“诚信”不仅是徽商经营成功的不二法宝,更是徽商最为厚重的精神积淀,皖人也必将以自己的诚信牢牢夯实加快安徽科学发展的根基。

透视“徽商精神”之“徽”,探寻“徽商精神”之“真”,凝练“徽商精神”之“魂”,这就是:崇文、融和、坚韧、诚信。